

寻得人间情味

陈丹丹

杨绛先生的《我们仨》早有耳闻，但今日才捧起，惋惜未能早些拜读。小小的一本书承载着一家三口的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”，温情而又细腻地记录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从中品悟到“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”的人间点滴。

亲情不仅是血缘的牵绊，更是面对生活风浪时的坚固依靠。在杨绛先生的文字里，我看到了“好在明天有她在身边”的母女情，“圆圆始终和爸爸是‘哥们’”的父女情。书中的其他亲情也令人动容，比如“吾家读书种子，唯健汝一人耳”的爷孙情，姨姨们与“圆圆头”的啼笑日常……不知不觉间，似乎我也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。

阿圆的友情让杨绛先生讶然，并在书中写道：“我想不到十几岁小姑娘间的友情，能保留得这么久远。”看到这句时，我内心有个小人儿在疯狂点头。好朋友白与我的友谊，已迈入第13个年头。虽然工作忙碌，生活变迁，我们聚少离多，但每次相聚如同重逢的家人。

记得有一次，她从外地赶来，只为陪我度过一个低落的生日，那种默契与温暖，至今难以忘怀。当然，相聚免不了围坐一桌吃喝说笑，正如文中所写的“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，也是口体享受”，不禁让人如老夫妻般感叹“善哉善哉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在留学时遇到的房东、同学等，都能从中看到友情之美。

在《我们仨》中，从第一部分就能感受到杨绛先生与爱人钱钟书的相濡以沫，怎能不让人艳羡呢？比如，在钱钟书被带走后，杨绛先生急切等待，“书也看不进，一个人在家团团转”“胡乱吃下，躺着胡思乱想”。

因为将对对方深深地装在心里，才会如此坐立不安吧。在古驿道重逢时，杨绛先生在书中写道：“我照样盘腿坐在他床前，摸他的脑门子，温度正常，颈间滑溜溜的。”只有共患难的真夫妻，才有如此细致入微的关心之举、怜惜之情。

书中的附录不同于其他同类书籍，也是值得细品一番的。其中包含“我们仨”各自的照片、重要时刻，以及书信等，还有阿圆起草的《我们仨》手稿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阿圆给爸爸的画像：钱钟书或端庄而站，或随性而坐，有着女儿对父亲特有的诙谐幽默。

《我们仨》不仅是一本关于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书，更是一本关于人生温暖与美好的书。它让我明白，无论生活给予我们多少风雨，只要心中有爱，便能感受到无尽的温暖。

煮雪烹茶

新旧文化碰撞下的抉择与坚守

朱延嵩

钱穆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学大家和国学大师，一生著述等身。他秉持对本国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见解，深挖中国历史文化精髓，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。

钱穆先生一生著书54部，共计1700多万字。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，占据独立不倚的位置。

无锡市作协副主席陆阳的《钱穆与同时代学人》，以钱氏及相关人士的回忆文章，以及档案资料为基础，加以梳理整合，呈现了钱穆与胡适、顾颉刚、傅斯年、陈寅恪、汤用彤等20多位近现代著名学者之间的往来交集和学术异同，展现了钱穆一生的求学经历、著书立说与为人处世，可一窥近现代教育和学术的概貌。

钱穆与胡适的分歧，本质是两种文化观的激烈碰撞。胡适倡导“整理国故”的科学主义路径，主张以考据“打鬼”，而钱穆则致力于“为传统招魂”，这种对立在蒙文通续聘事件中尤为凸显。

胡适以学生反馈为由，否定蒙文通的学术价值，钱穆力陈其魏晋隋唐史研究的不可替代性，直言“劣等生之语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”。二人对《章实斋遗书》归属问题的不同态度，更暴露了学术伦理观的差异。胡适的私人收藏偏好，与钱穆的公共学术理念形成鲜明对照。

相较于胡、钱之争，钱穆与傅斯年的学术分歧，更具方法论意义。傅斯年执掌史语所时强调“史学即史料学”，其门下弟子王崇武被限制治史时间，不得涉猎元清，钱穆则批评“割裂史实”的做法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整体性。

这种矛盾，在《国史大纲》写作中达到顶点。钱穆以“历史智识”重构民族精神谱系，直指考据派“将活人事换为死材料”的弊端，而傅斯年竟宣称“从不读钱穆之书”。

在对抗主流学术话语的征程中，钱穆并非孤军奋战。顾颉刚的知遇之恩奠定了其学术起点。当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与顾氏今文学派立场相左时，顾颉刚仍将其发表于《燕京学报》，更力荐其执掌燕京大学，展现了超越门户之见的胸襟。

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交往模式，在汤用彤身上体现得更为深刻。从北平时期的毗邻而居，到《国史大纲》写作期的鼎力支持，汤氏不仅为钱穆提供著述空间，更以“同情默许”方法论，启迪其文化阐释路径。二人深夜研讨的身影，成为学术史中的动人画面。

熊十力、梁漱溟等“文化守成派”与钱穆的交往，则构成另一重精神镜像。熊十力迁居钱宅期间，常与蒙文通彻夜论辩佛学。钱穆居中调停的场景，恰似传统书院论学传统的现代回响。

而钱穆二人在成都关于文化研究所的争论——钱穆主张“书生论政仅负责言”，梁漱溟坚持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论断，实则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内部的分歧。前者坚守学术本位，后者怀抱经世情怀。

陆阳的写作突破了传统学人传记的窠臼，通过梳理钱穆与20余位学者的互动，再现了民国学术生态的多元性。书中既有胡适、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理念碰撞，也刻画了汤用彤、顾颉刚等“调停者”的独特价值，更透过钱穆与吕思勉、陈寅恪的学术对话，展现通儒传统的现代转型。

这些交织着合作与论争的学术网络，最终汇聚成钱穆所言“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”的期许。当历史的风烟散去，本书提示我们：学术史不仅是观点的演进史，更是学者们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精神突围史。

《钱穆与同时代学人》 陆阳 著 九州出版社



科幻外壳下的宇宙文明寓言

王建华

恐惧，多了几分像云天明送给程心一颗星星那样的宇宙级浪漫。

放下书，我甚至感到失落和怅然，短时间内失去了阅读其他书籍的兴趣。这种阅读体验，就像宇宙间的更高级文明，对太阳系的降维打击一样，让人根本无法抵御。

小说以时间为序，以宇宙为背景，描写了人类世界、三体世界，以及太阳系等星系在宇宙规律下的毁灭和重生。刘慈欣用独特的构思，营造了令人着迷的科幻世界，也把一个气势恢弘的宇宙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引发中国科幻小说阅读现象级的追捧热潮。

刘慈欣向人们发出灵魂之问——现在，又有多少人会抬头仰望星空呢？身处现实世界的人们，沉溺于自己制造的璀璨灯光里沾沾自喜，好像连目光都被地球引力牢牢吸附在了地面，而无暇抬头看一眼浩瀚宇宙。

在《三体》系列庞大的故事架构下，读者更能体会到人类在宇宙间那种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的短暂和渺小。其实何止人类，在广袤宇宙中，地球、太阳系、银河系、人马座星系……都不过是一粒尘埃。人类引以为傲的几千年文明，在宇宙间更高

级的文明看来，不过是处于原始蛮荒时代；而所有文明，在宇宙尺度上来看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。

小说的魅力，还体现在作者几乎处于巅峰状态的想象力上。这种想象力，摆脱了以《山海经》《西游记》等为代表的奇幻小说的神话框架，也褪去了如《庄子》中“庄周梦蝶”般的纯哲学外衣，而是建立在能被人们接受的现代逻辑、科学知识和哲学思考基础之上。

这就似乎超出了人类的想象，但从理论的意义，又似乎能够实现的奇妙感觉。比如在第三部中，程心和关一帆被困在低光速蓝色轨道黑域中仅仅十余天，却是蓝星上的1890万年。这种让人惊掉下巴的想象，在科幻小说中会觉得是神话，但在刘慈欣的科幻世界里，好像一切都解释得通，因为他早就在小说中为读者创设了一个宇宙规律。他让读者相信：这一刻，沧海桑田。

小说的精彩，离不开刘慈欣海量的知识储备，所有想象并非空穴来风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小说还是很好的科普作品。从人类研制的加速器，到三体世界造出的锁死人类科

学发展的智力；从太空电梯，到核聚变飞船，甚至曲率驱动光速飞船；从轻松摧毁人类太空战舰的“水滴”，到将整个太阳系变为一幅画的“二向箔”，刘慈欣用他深厚而严密的学术表达，为科学插上了想象的翅膀，让读者经历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太空科幻旅行。

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被小说中整个太阳系二维化的细节描写所震撼，那既宏大又细致、既绚烂又黯淡、既绝望又凄美的画面，那既天马行空又硬核科幻十足的科学内核，令人叫绝。

在小说中，刘慈欣没有忘记表达人类文明的珍贵。程心因爱做出的两次“错误”选择，其实就是向宇宙宣示了人类文明不仅存在过，而且不是无爱的零道德文明。像这样的人性探索，小说中还有许多，值得每一个读者去反复咀嚼那句纪念文明大低谷的碑文——“给岁月以文明，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”的内涵。

合上书本，当我们再次看向天空时，太阳还在，阳光洒在大地上，照得人心暖洋洋的。

《三体》三部曲 刘慈欣 著 重庆出版社

场，却没有逃脱政治伦理与家庭使命的冲撞。在周秉昆身上，我看到了一种更基础的良知维度。这种良知是家庭驱策的，但因其纯粹而动人。

为什么梁晓声着力描写“选择”的重量？在我看来，人世间的选择，往往是在有限中寻找无穷，在裂缝中开出花。就像周家的每一个人，都试图用微小的希望抗衡命运的不确定。普通人的一切，看似卑微而毫无意义，实则正是这些选择的汇集，支撑了社会平稳地向前行进。

《人世间》的故事情节，实际上并不能用“波澜壮阔”来概括，甚至可以说它的基调带有某种“沉郁”。但即使在这种沉郁的深色调中，依然散发着一股温暖的希望。这种希望不来自那些宏大叙事或惊天动地的结局，而来自对平凡生活的敬意和尊重。正如作者通过周秉昆所诠释的，“最伟大的爱，在于平平淡淡中用尽真心。”

生活中的困顿，往往不像问题本身显得那么复杂，更多是我们是否能从眼前最具体的小事里找到意义。周秉昆的往事告诉读者，正是这种“不求轰轰烈烈”，才显现了生活最真实的光辉。

《人世间》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结束，而是对生活本真的感触加深。梁晓声记录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轨迹，揭示了选择、牺牲、责任与回归这些最具普遍性的人生主题。

这部小说的终极启示是什么？我想说：生活的意义，不是外在的形式和层次，而是内在的具体与热忱——去爱一件事或一个人，去守住那份最基本的温暖与责任，足矣。《人世间》 梁晓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

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，这样蕴含哲理的句子，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门。

每次换书，我们都会分享阅读感悟，为书中的情节争论不休，也为某个主人公的命运感慨万千。我住在镇上，同桌家在村里。因为换书，我常常在放学后往返于镇村之间。尽管要走很远的山路，但换书的愉悦，早就淹没了脚力的辛苦……

如今，我已年近不惑，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。每当闻着书架上的墨香，就会忆及换书的岁月。

一部平凡者的史诗

苏阔涵

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，以“光字片”这样一个普通工人社区为叙事背景，通过周家三兄妹半个世纪的生活历程，承载了社会变迁的波澜，家庭命运的跌宕，以及人性与道德的挣扎。

家庭是谈及这部作品时永远无法绕过的主题，尤其是它在维系个体价值和意义上的作用。而周家三兄妹——周秉义、周蓉、周秉昆，则从3个不同维度折射了家庭纽带中的牵绊与寄托。

周秉义作为家中“成功”的一员，政治理想与家庭责任纠缠。这让我看到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大家庭”，是如何既推动个人前行，又让人满怀负重的。而周蓉追逐知识与爱情，却以相对自私的方式，格外突出她对家庭的复杂情感；至于小儿子周秉昆，他的执着和悲悯，则像一根长期微弱，却坚定燃烧的灯芯，支撑起家族的稳定和爱。

家庭中爱不仅是无条件付出，也常常逼迫你付出代价。初读时，我曾为周秉昆的一再牺牲感到不平，甚至质疑他的意义：他为何总是将个人的幸福让给家庭？但深入思考后，我意识到，这正是作者对家庭价值的深刻理解——牺牲不是为了获得回报，而是依附于更大灵魂体的本能选择。

小说里投射了当下中国社会对于家庭关系的一种持续张力：但无论答案如何，家



始终是不得不面对的遣返地和归宿。

在小说的更深层处，我看到了英雄主义与伦理观念之间的深刻对比。梁晓声笔下的所有核心人物——无论是周秉义，还是周秉昆，都在面对命运带来的选择时，试图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划界和理解生活。

在周秉义身上，我读到了对于家族荣耀和国家责任的追求与挣扎；他选择进入官

读生活

“换书读”的时光

陈涛

和民间故事，让同桌眼前一亮。我虽然看过好几遍《三国演义》电视剧，但在语文课上学了《杨修之死》，就被这通俗易懂的“小白体”吸引了，总琢磨着看看原著。开头的“话说

书香

草原上的生命之河

满鑫

为写此书，许廷旺多次走访呼和浩特，收集牧民口述史料。书中玉山被滚烫的奶茶烫伤时，宝力皋用祖传的玉烟壶换一小瓶辣油；暴风雪夜，银花将3个孩子裹进自己的皮袄，自己却冻僵了双手——这些细节并非虚构，而是历史真实的场景。作者说：“我想让读者看见，爱如何让陌生的土地变成故乡。”

书名中的“河”，是贯穿全书的灵魂意象。小说开篇，玉萍三姐弟乘火车北上时，窗外“河流像银色的哈达”，当他们被不同家庭收养又重聚时，宝力皋指着草原的河水说：“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。”这条河既是额吉熬奶茶的清水，以及玉香病中听见的长调里的流水声，更是超越血缘的情感洪流。

许廷旺笔下的人物从不是符号。玉萍牢记生母临终嘱托“照顾好姐妹”，像母狼般守护家庭；玉香因脊椎畸形被嘲笑，却在赛马会上用倔强赢得尊重；调皮捣蛋的玉山，为救一只羔羊跌进冰河，被养父宝力皋用生命托举上岸。而草原父母的爱，藏在银花凌晨挤奶时哼的歌谣里，藏在宝力皋为玉萍做的第一副马鞍里。当银花病逝前仍念叨“给他们做件新袍子”，读者很难不落泪——这爱如此朴素，却又如此磅礴。

《额吉的河》出版后入选“中国好书”，并成为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又一座艺术高峰。正如别林斯基所言：“优秀的儿童文学应该让成年人同样热泪盈眶。”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，《额吉的河》像一泓清泉，让我们重新思考：什么样的故事才能真正滋养孩子们

深读

遇见书：最美的缘分

高延安

人的一辈子会遇到许多舒心或遗憾的事，往往是机缘的巧合，或机缘的丧失。

人的一辈子，最完美的缘分是什么？当然来自家、父母、妻儿、兄弟、姐妹、朋友。但这种缘分再好，也只是半生缘，他们或早或晚都会远去。而从小到大，从年轻到年老，一直都陪伴身边的，只有书。

我同书的结缘是在4岁多的时候，我和妹妹正跟着母亲在省党委党校学习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工农干部到党校学习，可以带着哺乳期的孩子。妈妈怕我到处乱跑，买了本彩色童话书，我每天与书为伴，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活，从此我深深地爱上了书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开始读一些散文、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，虽然不能完全懂得书中大义，但读书的兴趣越来越浓了。中学时，我开始买书、藏书。我就读的济宁一中附近，有一家新华书店，每天放学我都去转一圈儿，看到合适的书就买下来。那时的书十分便宜，薄薄的小册子有的几分钱，有的几毛钱。那时的中学都有图书馆，而且一中提倡学好功课的同时，要读一些课外书。课外活动和晚自习时间，可以去阅览和借书。我集中的大量阅读，就是在中学时期。

上山下乡两年，没钱买书，也无处借书。当兵以后，情况大为改观。连队每周组织政治学习，要求我们平时多读书。我让家里给我寄了一些买不到的书，部队驻地附近的县城，有一座新华书店，那是星期天必去的地方。那时的津贴，每月不足10元，超期服役后也不过十几元，幸亏没有养家的负担，也不抽烟，每月买点生活用品，攒下的钱都买了书。有一次乘车去兰州，任务完成后，去书店买了几本书。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，敞篷车厢无遮无挡，我只好把书放在军帽里，又脱下外衣裹上，紧紧抱在胸前。回到连队后，书没淋湿，我却感冒发烧，吃了好几天药病好。

退伍时，别的老兵打起背包就能走，我却不得不请指导员特批打了一个小木箱，用来托运书。回家后，租住了街道建筑队的半间仓库。不料想，一场大雨过后，屋里进水，床底下的一箱书全部泡了汤。痛失最爱，懊丧之情难以言表，一切只好从头再来。

在党校工作，理论政策类的书应有尽有，应该尽读。要买的书主要是文史、诗词、书画类和工具类的，还有世界名著和传统经典著作。十几年下来，竟然藏书3000多册。

这些年几次搬家，书都把我保护得好好的。进入新世纪，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装修时老伴特地为我辟了一间书房，做了整整一面墙的书架，这些藏书，终于有了安定而堂皇的栖息地。

对一个热爱读书的人来说，生活中最惬意的，就是闲暇之时泡一杯清茶，气定神闲地阅读。回首往昔，最令我陶醉的，不是阅历丰富，也不是事业成功、家庭圆满，甚至不是身体健康、晚年幸福，而是有幸与书结缘。

苗青 摄影

